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探索

——以江苏省泰州市俞垛镇仓场村为例

□ 汪 涛, 李弘正, 王 婧

〔摘 要〕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是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有机融合的独特载体，承载着先辈的智慧创造与文化记忆，延续着独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乡土文化，是新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对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耦合性认知，结合长期规划实践分析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存在的四大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全面化认知资源价值、精准化保护传统资源、动态化传承传统文脉及创新性发展宜居宜业村落四大规划策略，进而相应地形成了“六步曲”规划编制方法。在此基础上，选取江苏省典型传统村落样本——仓场村进行实证分析，论证四大规划策略下“六步曲”规划编制方法的可行性，以期为发达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传统村落；乡村振兴；保护发展；规划方法

〔文章编号〕1006-0022(2020)23-0090-07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汪涛，李弘正，王婧．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探索——以江苏省泰州市俞垛镇仓场村为例〔J〕．规划师，2020(23)：90-96．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gchang Village, Yuduo Town, Tai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Wang Tao, Li Hongzheng, Wang Jing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 carries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herita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nature with ancestral wisdom and ethnic character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ies four major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planning,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of recognizing resource value, protecting traditional resource, inheriting cultural context, and developing livable and entrepreneurial village, and concludes a six-step planning method. The method is practiced in Cangchang village planning an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method

0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库”、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更受到重视。自2012年4月起，住建部相继出台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以指导各

地开展传统村落挖掘与保护工作。

江苏省历史悠久，是目前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数量最多的省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刻不容缓^{〔1〕}。通过对全省传统村落的实地调查发现，许多村落达不到中国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尽管如此，多数村落的乡土文化特征鲜明，传统风貌保存良好，尤其是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已与现代生产生活融合发展，值得积极

〔作者简介〕汪 涛，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乡村研究所所长。

李弘正，规划师，现任职于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王 婧，高级规划师，现任职于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保护^[2]。因此,江苏省结合实际出台了《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明确其省级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为符合选址与布局、历史建筑与传统建筑、重要历史遗存、传统技艺与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5个条件之一即可^①。对比中国传统村落认定条件,江苏省更加强调传统资源的“代表性、独特性或区域影响力”,强调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在内的地域历史文化遗产和乡土文化特征的保护与延续,弱化了对物质遗存规模、数量的要求^②。

江苏省的乡村发展、环境整治和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现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许多地区乡村高水平发展后所面临的境况。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适合江苏省情的保护发展规划方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其他发达省市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耦合性

1.1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十分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就留住乡愁记忆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3]。在乡村振兴视角下,对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保护,还应当着眼于发展,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③。

201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适时推出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深挖人们心底的乡愁记忆和对桃源意境田园生活的向往,重塑乡村的魅力和吸引力,从而带动乡村逐步实现综合振兴,

其中传统村落是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重要类型和优先支持对象。可见,江苏省的乡村振兴工作已经从物质环境改善阶段进入产业发展和文化价值提升阶段^④,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也不例外。

1.2 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概述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构建了“现状调查—特征分析与价值评定—保护规划—发展规划”^⑤的总体逻辑,确定了具体规划方法和成果要求,并明确其适用于各级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其提出的规划编制体系、方法和保护管理规定总体基本沿袭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即基于对历史资源的调查及现状分析,归纳传统村落的特征,评价其价值特色,在保护规划中要求明确保护对象、划定保护区划及确定保护措施,在发展规划中要求考虑包括居住条件、交通条件和设施配套在内的人居环境的改善与提升。

1.3 江苏省情下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反思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应当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可一概而论。现行国家标准由于出台较早,对于乡村振兴相关要求的回应尚不全面,同时全国层面的标准对于地方实践难免有一定的不适应性。在江苏省这类现代化较早、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高和开发强度较大的发达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相对复杂的,既要加强对传统资源的保护,也要结合实际关注乡土文化、乡村产业和村民生活,让保护成为发展的内涵,让发展成为保护的支撑,促进历史文化与当代优秀乡土文化的融合创新,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活力提升有机结合。因此,有必要探索出更符合江苏省情的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对策,真正传承江苏省传统村落的脉络与精华。

2 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提出的规划编制总体逻辑基本适用于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实践,但在具体方法上仍存在一些问

2.1 认知:过去时与现在时

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对象多为具有历史文化名村特征的中国传统村落,其更加注重对过去时的古建筑等其他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对于现在进行时的乡土文化及其表征的传统资源的相关认定与保护措施较少^[4],对于农业生产生活技艺的认定和保护措施则涉及更少。例如,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农业生产技艺,采用现代材料、传统工艺建造的民居建筑等,按照国家的《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均难以被认定为传统资源,但其在村落的不断演变中,或是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或是展现了村落的发展历程,其实是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因此,江苏省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开始重视对此类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保护。

2.2 取舍:全面性保护与碎片化保护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提出,传统村落保护区划须参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将历史建筑 and 传统风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⑥。其实,这与江苏省传统村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江苏省许多村落的传统建筑、历史遗存呈点状散布,没有集中成片的地区。因此,参照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要求难以划定核心保护范围。而村落格局、街巷布局等

体现了传统村落选址理念与发展演变的资源，在现有规范下也难以作为划定核心保护范围的依据。

同时，根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村落保护规划范围应与村庄规划范围一致。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村庄规划范围包含行政村全域。且不说经过多轮镇村合并后，若干个合并在一起的村落在传统文化上是否具有一致性或相关性，即使就原始行政村来说，村域内所有自然村也未必有相关性。片面地以行政村全域作为保护范围，会导致保护重点混乱，保护工作难以实施。

但是，如果仅对传统资源单体进行点状、碎片化保护，又会使村落逐渐丧失其传统资源赖以生存的环境，其周边环境的无序更替也会导致整体历史环境价值的丧失。尤其是在当前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若缺乏整体性的保护，各类资本对村庄发展的积极介入将难免破坏村落的发展文脉。因此，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中对保护范围和对对象进行合理界定是十分重要的。

2.3 矛盾：传统村落保护与村民发展需求

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须参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制定保护管理规定，并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或各地相关保护条例，在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逐步、全面恢复传统风貌。对于国家级传统村落来说，其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集中成片，规模大、数量多，在核心保护区内占比高，因而强调对传统风貌的逐步、全面恢复是可行的，也是有社会、历史研究价值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江苏省传统村落来说，其传统建筑零散分布，

且规模小、占比低，不具备独特性或区域代表性，并非村落的核心价值特色，因此要在核心保护范围内全面恢复传统风貌，不允许新建、扩建活动，这不但难以实现，而且与村民改善生活条件的迫切需求是背道而驰的。

从乡土文化的角度看，江苏省传统村落不同年代的建筑风貌混杂在一起，展示着村落动态演变的历史进程^[3]。如何使村落的动态演进与乡土文化、风貌的传承相协调，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是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编制规划时，如果规划师站在“村外人”的视角，采用“盆景式”^⑦保护方式，不但难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环境改善需求，而且会进一步加剧传统村落的空心化，或者使规划形同虚设。

2.4 发展：人口外流与乡村活力

普遍而言，传统村落的传统资源丰富、规模大、数量多，具备较高的旅游价值，相关部门在编制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时往往将村落产业发展与旅游发展相结合，通过第三产业带动村落发展。但江苏省大多数传统村落的传统资源规模小、数量少，不具备足够的旅游吸引力，走传统的旅游发展道路并不适宜，因此如何找准每个传统村落的发展方向是规划面临的核心问题。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对村落发展总体关注较少，仅在居住条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等基本人居环境方面提出了规划要求，尚未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对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与活力振兴提出要求，难免导致村落保护工作缺乏基础和动力。

2.5 小结

总体来看，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总体框架基本合理，但其仍然沿用了以往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

理念与方法，强调的是对村落过去时的保护，考虑“赏观看望”的因素多，“生产生活”的因素少。究其原因，首先，中国传统村落评定标准是以历史文化名村为参照的，故其保护发展规划更多是要求对村落及其历史资源以博物馆式保护为主，集中展现历史时代风貌；其次，《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出台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前，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规划更偏重于保护，而忽略了发展；最后，江苏省传统村落认定标准与中国传统村落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其保护规划方法必然有所区别。因此，需要结合江苏省乡村振兴工作来深入探讨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具体策略和方法。

3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策略与技术路线

3.1 规划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规划实践，笔者认为有必要构建“认知—保护—传承—发展”四位一体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模式，以应对当前的核心问题和江苏省的实际需求。该模式中，全面化认知是前提，精准化保护是基础，动态化传承是纽带，创新性发展是目标，四者以价值特色为核心紧密联系起来，并融合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每一个要素中。

3.1.1 全面化认知资源价值

首先，对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的目的、传统资源特征、村落发展实际和村民物质需求等内容进行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其次，结合江苏省传统村落认定标准，全面认知传统村落中传统资源的概念与范畴，充分理解其与历史文化资源的异同，把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纳入保护的范畴。最后，在充分保护历史建（构）筑物等物质遗存资源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村落起源与发展的系统性分析和理解，全面认识并扩大保护对象范畴，特别加

强对容易忽视的诸如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和乡约乡规等优秀乡土文化内涵的保护。

3.1.2 精准化保护传统资源

面对规划中保护范围划定的不确定性与保护发展措施的不适应性，要树立精准化保护的观念，即精准认知传统村落“立村”之本的核心价值特色，分析不同传统资源在村落发展和区域文化格局中所承载的价值地位，以核心价值特色为依据划定保护范围，并针对不同的传统资源制定差异化^[5]的保护措施，保住现存应保、可保的资源。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切合村落当前实际的过度全面的保护^[6]，也可以防止“就资源论资源”而忽略其环境的真实性和整体性的碎片化保护。

3.1.3 动态化传承传统文脉

动态化^[7]传承强调不拘泥于外在形式，注重对传统资源内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即在精准分析传统资源内涵的基础上，寻找、把握村落及其传统资源的演变规律，提取根植于其“血脉”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去芜存菁，使其与时代需求相结合，避免对外在形式的片面追求。例如，对传统建筑的传承，应强调对传统建筑理念、建造技艺和建筑元素符号等“基因”的延续与创新，而不应局限于建筑外观的一致性。同时，在建筑整治中应避免大刀阔斧的改造工程，而应以微介入和有机更新的方式引导活态传承^[8]，尤其是对于不以传统建筑为入选条件的传统村落，更应灵活对待乡土建筑的动态演进。

3.1.4 创新性发展宜居、宜业村落

在传统村落整治更新中，应正视村民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最大限度地传统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物质环境改善相结合，重塑乡村活力，吸引人才回流。一方面，应在传承“基因”的基础上，尽量满足村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而非简单粗暴地恢复传统建筑形式、结构和材质，建造“曲径通幽”的街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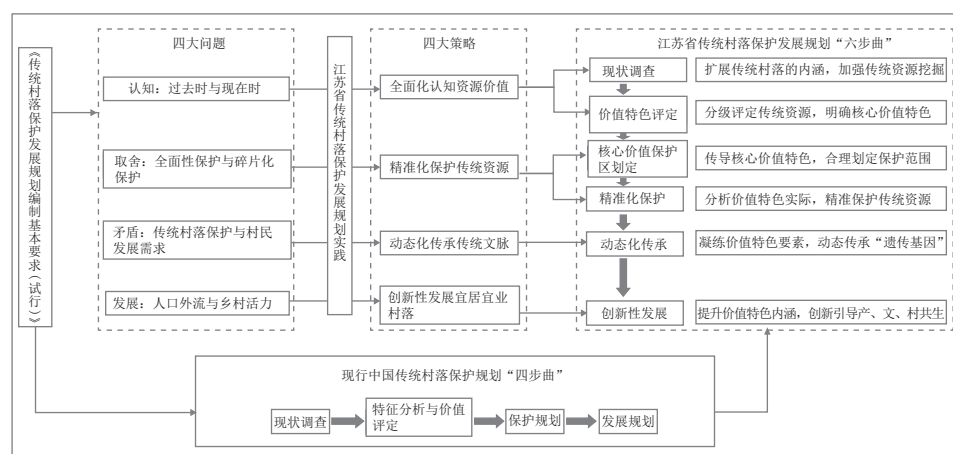


图1 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技术路线示意图

另一方面，要以村民的生产生活为出发点，准确判定村落发展定位，宜居则居、宜游则游、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合理利用传统资源，多元化引导产业与文化融合，发挥其真正的当代价值。

3.2 技术路线

将上述四大规划策略与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总体逻辑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规划方法和措施上，本文总结出适用于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六步曲”（图1），具体如下。

(1) 现状调查。

全面调查历史文化、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资源，在调查中既要关注时间多维度，也要关注空间多维度；既要关注过去时的历史文化，也要关注现在进行时的乡土文化；既要关注村落自身空间，也要关注村落影响空间。

(2) 价值特色评定。

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系统评定传统资源的价值特色，区分不同价值特色的主从关系，并重点研究确定“立村”之本的核心价值特色。从传统资源与村落发展演变的密切性以及区域范围内的独特性、代表性或影响力的角度进行评价，找出支撑其认定为传统村落的核心传统资源，确定其核心价值特色。

(3) 核心价值保护区划定。

以核心价值特色为依据，根据核心价值资源的保存现状与个性特征，精准划定规划范围和核心保护范围，以更好地适应江苏省传统村落的实际情况，聚焦保护“立村”之本，提高村落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

(4) 精准化保护。

明确传统资源的保护内容，结合价值特色分级评定结果及其所在的保护区划，制定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对核心传统资源主要采取整体保护的方式，不仅要保护资源本体，还要保护其所依存的环境；对其他传统资源主要采取点状保护的方式，重点保护资源本体及载体。

(5) 动态化传承。

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中，需注重对传统文化内涵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分析村落更新演变中理念、风俗、风水等文化内核与生产生活方式、建筑风貌、景观环境等物质外显的对应关系，提炼其物质外显中最具有传统文化内核代表性的要素，综合考虑当代村落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确定传承要求与措施，使保护与传承融为一体。

(6) 创新性发展。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需因“村”制宜，充分利用传统资源，融入当代优秀产业和文化，改善物质环境，促进产业、文化、村落三者融合，将传统、基础的



图2 仓场村传统街巷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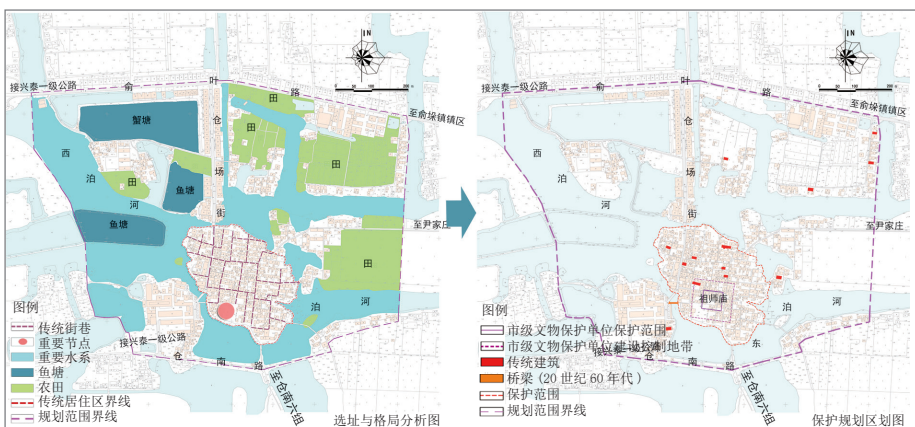


图3 仓场村保护区划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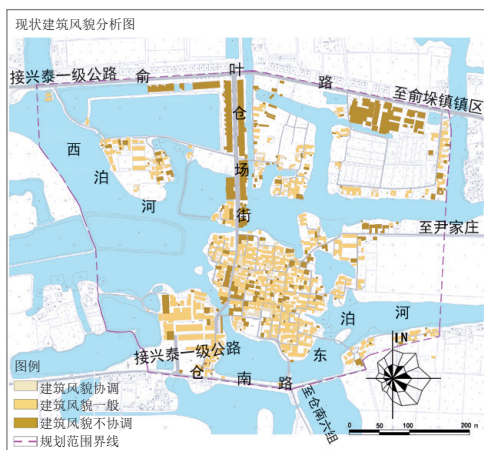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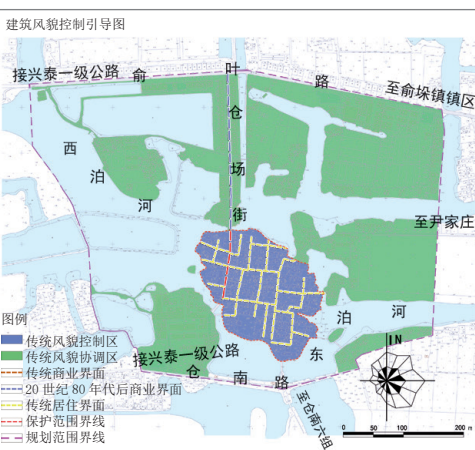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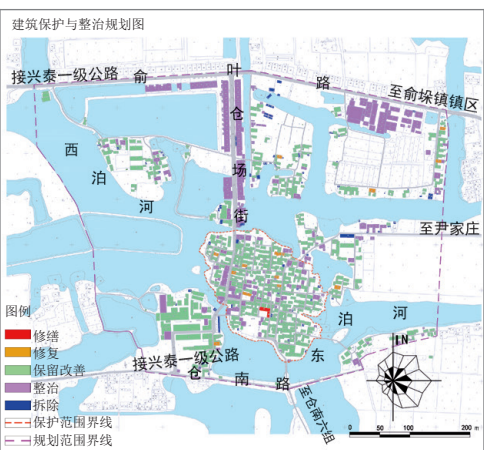


图4 仓场村建筑风貌整治引导图



资源转变为现代、创新的经济，实现传统村落的振兴发展。

4 实证分析：江苏省泰州市俞垛镇仓场村保护发展规划

泰州市姜堰区俞垛镇仓场村为江苏省第一批公布的107个传统村落之一，其属于里下河核心区域，起源于西汉，现有村民389户，是周边乡村地区的商贸服务中心，具有较好的活力。目前，仓场村不但留有闻名里下河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仓场祖师庙，而且作为“沔改旱”农业技艺发源地，仍保持着以水稻、小麦为主的特色田园风貌。同时，仓场村四水环绕的水乡格局、格网状的传统街巷布局、前进桥、13栋传统民居、会船和庙会等传统资源保存较好。与江苏

省多数传统村落类似，仓场村传统资源的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且布局相对分散，难以达到中国传统村落的认定标准，但其乡土文化特征鲜明，传统风貌、农业技艺和农业生产空间整体保存良好，民俗活动仍在活态传承，对于江苏省传统村落的相关规划研究和实践而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4.1 扩展传统村落的内涵，加强传统资源挖掘

依据《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仓场村的传统资源包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仓场祖师庙、四水环绕的水乡格局、格网状的传统街巷布局（图2）、前进桥、会船和庙会等，但这些传统资源对仓场村的发展演变过程、地域独特性和影响力阐释不足。因此，规划通过

全面认知资源价值，从乡土文化和农耕文明两方面进一步挖掘其传统资源，丰富仓场村的传统资源体系，追溯仓场村的发展脉络。

一方面，规划扩展了传统资源的类型，在对传统技艺与工艺的分析研究中创新性地引入了对地方传统农业生产技艺的研究，分析农业生产变迁与村落形成及田园风貌的互动关系，发现起源于仓场村的“沔改旱”农业技艺与里下河地区典型的垛田风貌息息相关，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另一方面，规划扩展了传统资源的内涵，从乡土建筑的角度对传统建筑进行认定与研究，在认定中不拘泥于建筑年代，更多地考量其建筑风格、结构样式和建造技艺等方面的传承，以反映仓场村的物质环境更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

4.2 分级评定传统资源，明确核心价值特色

规划通过分析仓场村发展变迁与传统资源的关系，发现村落四水环绕的水乡格局体现了里下河水乡地区人和自然共生的建造智慧，是建村之基；“沤改旱”农业技艺对于塑造里下河地区的风貌、提升农业生产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特色田园风貌形成的条件及村落发展壮大内在动力；祖师庙是村落重要发展历史阶段的见证，承载了村落历史变迁的印记和村民的乡愁记忆。以上三大传统资源均与仓场村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在区域范围内也具有独特性、代表性或影响力，是支撑仓场村入选江苏省传统村落的核心条件，因而是仓场村的核心价值特色。而前进桥、其他传统民居和庙会等的规模较小，区域影响力较低，在村落的传统资源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规划将黛瓦灰墙的传统建筑风貌和丰富特色的地域民俗活动确定为仓场村的从属价值特色。

4.3 传导核心价值特色，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规划以仓场村的三大核心价值特色为引导，划定规划范围与核心保护范围，

并且强调对村落整体形态与格局的保护（图3）。

(1) 规划范围。

规划基于区域农耕文化变迁对村落发展的影响，以及农业技艺对村落生产空间格局特征影响的研究，将仓场村及其选址起源密切相关的周边水网格局、垛田空间等作为保护对象，对其进行全面、完整的保护，而不是仅仅管控村落本体。

(2) 核心保护范围。

规划将最能体现仓场选址特征和自然格局且保留有重要建筑遗存（祖师庙）及传统资源相对集中的岛屿（村落主体）划定为核心保护范围。

4.4 分析价值特色实际，精准保护传统资源

规划基于核心传统资源的现状实际，制定格局保护措施，重点恢复传统街巷格局及岛屿形态。对于核心保护范围内的传统街巷格局，规划结合现状实际，重点保持街巷走向、尺度，明确强制管控措施；对于传统界面、道路铺装等，规划仅采取适度干预的手段，引导区分商业和居住界面，对有条件的道路恢复传统铺装（表1）。

4.5 凝练价值特色要素，动态传承“遗传基因”

仓场村的建筑伴随着村落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其建筑结构和材料也不断更新，但基本延续了“一间一院”的院落布局及黛瓦灰墙的色彩风貌，这二者才是仓场村传统建筑价值特色的“遗传基因”。因此，规划弱化以建筑年代为主导的建筑风貌全面保护恢复措施，允许不同年代的建筑在风貌协调的前提下共生。在核心保护范围内，可根据使用功能对建筑进行适当调整，强化现代材料与传统形式的有机融合，鼓励通过现代材料与工艺技术对传统营造逻辑及元素符号进行创意表达，忠实地承载“昔日历史”及融入“未来历史”^[7]，通过灵活的方式将仓场村的传统建筑基因传承下来（图4）。

4.6 提升价值特色内涵，创新引导产、文、村共生

规划采取微介入的理念制定了兼顾价值特色与底蕴的村庄振兴发展路径，将“沤改旱”传统农业技艺、传统农作物的保护传承和村落格局环境的保护相结合，延续并发展以水稻、小麦等有机农业为主的地方特色农业种植业，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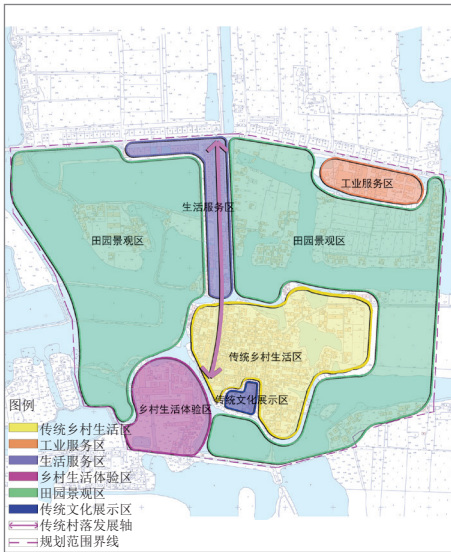


图5 仓场村产业发展布局图

表1 仓场村部分传统街巷保护引导要求

街巷编号	交通组织	宽度 /m	街巷高宽比	街巷界面引导	道路铺装引导	街巷名称
1	人车混行	6.5	0.45~1.11	商业	保持水泥路面	仓场街
2	人行	1.5~1.8	1.33~2.80	居住	保留条石路面	—
3	人行	1.6~1.7	1.41~2.47	居住	清理路面，恢复为条石路面；缺失部分有条件的调整为条石路面	—
4	人行	2.2	1.09~3.27	居住	保留条石路面	—
5	人行	1.5~1.8	1.67~4.80	居住	清理路面，恢复为条石路面；缺失部分有条件的调整为条石路面	—
6	人行	2.2	1.00~2.86	居住	保留条石路面	—
7	人行	2.3	2.78	居住	清理路面，恢复为条石路面；缺失部分有条件的调整为条石路面	—

地方有机农业品牌；在保持当前生活服务区活力的基础上，鼓励农业科技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建立生态农业研究基地和少年科普教育基地，发展乡村生活体验区，推动传统产业向农产品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发展农家乐、特色农产品加工展销等特色产业（图5）。通过兼顾保护与发展，提升仓场村传统资源的价值，促进传统村落焕发新的活力。

5 结语

本文基于江苏省传统村落特征与中国传统村落特征差异的认知，剖析了现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方法在江苏省的不适用性，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策略和技术路径，提出了“六步曲”规划编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仓场村保护发展规划实践，有效重塑了乡村活力，让仓场村成为一个“活”的传统村落。相比现行中国传统村落规划体系，本文提出的规划体系更关注村落价值特色的活态传承，更注重村落发展的可持续性，更有利于规划的实施管理。

由于思路的转变，以往将保护与发展一分为二的规划成果体系已经与“四位一体”的规划理念不符，且过于专业和复杂，不易于地方实际管理者和建设者掌握。本文结合江苏省以往的实践经验，探索新的成果形式，把保护与发展共融于各类要素中进行成果表达与编制，既提高了保护与发展的衔接性，也使成果更直观易懂。

后续笔者又进一步把“六步曲”规划编制方法应用到连云港市宿城街道大竹园村、常熟市碧溪新区问村和常熟市辛庄镇吕舍村等苏南、苏北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效地解决了地方对于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疑虑和困惑。

与此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涉及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和建设等各个方面。本文提出的规划方法虽然近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面对未来复杂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仍有待经历时间的检验。未来，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发展要求、路径与模式必将出现，也将给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进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完善规划方法。

[注 释]

- ①江苏省出台了《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明确了江苏省传统村落认定标准，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村落可以认定为传统村落：①选址、布局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与自然有机融合，环境自然，尺度宜人，体现人和自然共生的建造智慧；②历史建筑、传统建筑保存良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或者特定地域的建造传统和建筑风格；③能够承载乡愁记忆和归属感，具有地域影响的祠堂、牌坊、古桥、戏台、古井、老树等历史遗存保存较好；④具有传统特色和区域代表性，能够体现农耕文明时期的地域特点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种植、养殖、捕捞、手工制作技艺和加工制造工艺等；⑤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乡土文化特征的民俗活动、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仍保有活态。
- ②江苏省保留的传统文脉虽然不是面面俱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其村落保存下来的“片段式文脉”往往也是最精华、最具有生命力的。
- 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了保护与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 ④阶段划分引自《美丽乡村发展趋势与模式初探——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 ⑤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整理。
- ⑥2012年11月，住建部、国家文物局发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对保护范围划定提出了明确要求。
- ⑦“盆景式”保护指片面注重传统资源的静

态保护，使其像“盆景”一样只具备观赏性。

[参考文献]

- [1] 梅耀林，汪涛，丁蕾.《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导则》核心内涵及规划实例说明[J].乡村规划建设，2017(2):62-68.
- [2]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解读[EB/OL].http://jsszfhcxjst.jiangsu.gov.cn/art/2017/11/30/art_49386_8893505.html, 2017-11-30.
- [3] 王院成.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3):37-40.
- [4] 冯骥才.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传统村落，2013(1):7-12.
- [5] 刘冰洁.乡村振兴背景下遵义市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思考——基于枫香镇苟坝村的实践[C]//改革开放与城乡统筹规划发展，2018.
- [6] 孙春媛，盖琳，徐厅，等.村落规划应倡导“一村一策”概念——关于现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编制现状的反思[C]//持续发展 理性规划——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17.
- [7] 杨昌鸣，郭莹.略论传统村落的动态保护[C]//2014年中国建筑史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 [8] 陈晓华，谢晚珍.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述评[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4):28-33.

[收稿日期]2020-08-19;

[修回日期]2020-09-22